

华尔街发家史

WALL STREET

〔美〕多丽丝·费伯著

梅政译

时事出版社

华尔街发家史

〔美〕多丽丝·费伯著

梅政译

时事出版社

1982年

华尔街发蒙史
〔美〕多丽丝·费伯著
译者序

时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海淀草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14,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3225·011 社科新书目：72-105

定价：0.69元

译 者 的 话

《华尔街发家史》是一部记述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中心美国华尔街从一六九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发展的历史。华尔街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是美国最早进行金融贸易的地方，一直是美国的金融中心，垄断财团的大本营。因此，本书也是金圆帝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本书一九七九年在纽约出版。作者多丽丝·费伯。她曾任《纽约时报》记者，后成为作家，写过一些名人传记和历史书籍等。费伯自称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讨论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无意对发财致富之道提供什么有益的暗示”，而在于“探索华尔街传奇的内幕情况”，如：股票投机商尔虞我诈，买空卖空，大鱼吃小鱼；卡内基、哈里曼、摩根、洛克菲勒等金融巨头明争暗斗，互相勾结，操纵市场；金融资本同政府要员串通搞投机生意；以及华尔街如何借战争发财、如何控制和影响联邦政府决策等等。正如作者费伯在书中指出的，本书所谈的内容是“这个金融中心编年史中不那么光彩的一些事件”，从这些事件来看，“华尔街成了形形色色骗子进行大规模诈骗活动的场所”。

由于作者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限制，她对华尔街的揭露是有局限的。尽管如此，本书还是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美国金融财团的腐朽本质。从这点出发，我们翻译了这本书。

限于我们的水平，译文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梅 政

一九八二年六月

作 者 致 谢

在为本书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曾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本应在此一一致谢，但为了不使其中那些提供过非常有价值的资料的人因此在职业上发生麻烦，这里只好不列名致谢了。除了感谢这些仍在华尔街或者已离开华尔街的人外，还必须特别提到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纽约州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的指导下使我收集了许多难以弄到的历史资料。此外，这个良好的州立图书馆的其他部门，使我有机会查阅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期刊，充实了过去的回忆录和当代的访问记，而这些回忆录和访问记正是我写这本《华尔街发家史》的基础。最后，我还要对我的丈夫哈尔的巨大耐心和明智建议表示谢忱。

多丽丝·费伯

目 录

作者致谢

第一 章	峡谷巡礼	(1)
第二 章	君子协定	(11)
第三 章	梧桐树下	(24)
第四 章	铁路热	(35)
第五 章	古尔德和黄金	(50)
第六 章	摩根的崛起	(67)
第七 章	金融巨头	(81)
第八 章	改革	(96)
第九 章	持续繁荣	(110)
第十 章	那个家伙	(125)
第十一章	干！干！干！	(139)
第十二章	还需要华尔街吗？	(152)

第一章 峡谷巡礼

在那一排排停放着的汽车旁边，有一条伊斯特河沿着曼哈顿岛一侧顺流而下，注入相距不到半英里的该岛顶端的港口。然而，在这晴朗的寒冬之晨，当你背水而立，面向内陆，眺望那举世闻名的华尔街之时，一派壮观的城市景色就会呈现在你的眼前。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圣三一教堂那巍然耸立的尖塔。教堂古老的石块，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尘垢污染，已变为暗灰色，看起来几乎象是黑色的了。教堂占据了华尔街与另一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相交之处的整个地盘，所以，即使从你站着的相隔八个街区的地方看去，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一六九七年以来，这里一直是主教派教会的礼拜堂。但它最早的那座建筑毁于火灾，第二次建造的房屋也因结构上的缺陷而倒塌了。现在的圣三一教堂，虽然迟至一八四六年才建成，但院内却仍然留有殖民时代的墓穴，从而给人以神秘感。因为当你凝视美国金融中心那现代化的建筑物所形成的峡谷时，教堂所代表的那种古老精神仍然对现在有着重大影响。

峡谷两侧的其他建筑物大多不很高大，也无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如果你不知道是在巡视世界闻名的美国金融权力的

象征，你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下曼哈顿或波士顿随便那一条繁忙的街道而已。要是路面不是那么狭窄，只能窥见一线蓝天，你也许以为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大城市。

不。在这里，人行道上的人群移动得更快一些，出租汽车发出的尖叫声更响一些。尽管建筑物看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纽约的格调却是明白无误的。这类建筑物，无论是新近用玻璃或花岗石修建起来的，还是一九〇〇年用雕刻的大理石装饰起来的，在其他地方都不难找到。不过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的历史堪与这些建筑物所在地的历史相比拟。

华尔街的历史要追溯到三百多年以前。这笔有史以来最值得注意的不动产交易，其价值与价格是极不相称的。一六二六年，狡猾的荷兰人以价值大致相当于二十四美元的串珠从印第安人部落那里换取了整个曼哈顿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该岛估价近二百亿美元）。这个全长约十二英里、最宽处不足二英里的小岛，在一位早期殖民者看来，不啻是人间天堂。他写道：

河里有的是可口的鲜鱼，……堡前随手可以捡起牡蛎，大的得切开分食。杂草多系草莓、黑莓……
印第安人给我们送来野鹅、鹧鸪、火鸡……。

然而，由于英、法殖民者袭击北部的警报频频传来，当时的荷兰总督就下令沿着新阿姆斯特丹北部边界用尖木桩修筑了一道屏障。这道围墙虽然防止了猪牛走失，但却未能阻止英国船队在一六六四年驶入曼哈顿港口，迫使斯图维桑总督不战而降。

尽管如此，这道墙却一直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因为在那

以后不久，英国人沿着墙的一部分原址，铺筑了一条新街。

海盗基德十七世纪九十年代曾在这里住过。据说他在离去以前埋下一笔财富。如真有其事，也从未被人发现过。

站在今天的华尔街南端河岸边，你不会想到早期的荷兰人或英国人一度践踏过这块土地。因为曼哈顿从十八世纪开始已大大扩展了。沿着原来的河岸线，一座座码头伸入水中。天长日久，码头上的垃圾愈积愈多。市政当局不是加以清除，而是用泥土和石块把废物埋在下面，然后在上面修建一座座新的码头，伸入河中更远。就用这种办法，最后为华尔街增加了三个街区，向河心倾斜。所以，从这里向圣三一教堂望去，你是处在一道很短的峡谷（总共只有八个街区那么长）的低点，然而这峡谷两侧耸立的人工峭壁却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这些颇为平常的建筑物主要是一些银行。平地望去，一家挨着一家，什么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什么专业银行等等，在这里进行着有关投资、外贸等复杂的交易活动。这些活动对于确立华尔街在金融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起了很大作用。然而，这里也有支付小额工资支票的普通银行。

纽约股票交易所离百老汇大街只隔两条马路。当你向那边迈去，你怎能不记下沿途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情景：庄严的投资咨询公司总部之间夹塞着快餐部和廉价照相馆；一个穿工裤的信使，拿着一个大棕色信封，几乎和一位身穿灰色外套的绅士撞个满怀。

你仔细察看一下眼前这座大理石城堡吧！老杰·普·摩根曾在这里行使过比多数美国总统所行使的更大的权力。你

可曾发现一九二〇年那颗扔向这座建筑物的炸弹碎片所损伤的痕迹(这在以后章节中会有论述)?然而对于这样一次使三十人丧生、闹得富人们心惊胆战、担心“赤色分子”推翻美国制度的爆炸事件,却没有一小块标明其地点的历史标志。

然而,当你一直向前,横过马路,你就会看见一块醒目的铜牌。上面写着:

纽 约 股 票 交 易 所
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建于
一七九二年
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
下的商人所建……

在这座俯瞰华尔街和布劳德大街西南角的庞大建筑物里,一九二九年发生了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崩溃。尽管自那以后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每日无不发生着同样令人扑朔迷离的戏剧性事件。所以,在这里,人们通常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从与布劳德大街毗连的那座附属建筑物进入纽约股票交易所,然后在走廊里乘电梯到第三层楼,这里便是“旅游者中心”。

对于任何一位局外人来说,即使参观了展览馆中那些展品,是否真正对股票市场的运转情况有所了解,那是值得怀疑的。即使那些彩色信号灯和闪光指示灯、以及动画片《去华尔街演出的一人乐队》等接二连三地显示出大量实际材料,也是如此。然而,它们发出的信息,特别是那个有代表

性的“行情看涨看跌”信号台，却很容易使每天两三千游客中无导游陪同的人感到迷惘。即使他们确实知道，在华尔街的词汇中，“公牛”代表市场价格前景乐观，“熊”则与此相反，但在看到具体信号时，也还是会摇头兴叹的。

一个红色信号牌，以英、法、德、西班牙、日五种文字显示：照相机与小包须经检查。

再往前走，就不再是展览馆了，而是一个俯视那交易大厅的阳台，华尔街就是由于这座熙熙攘攘的大厅而享有国际声誉的。然而，由于阳台周围安上了一层厚厚的有机玻璃，大厅内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已大为减弱了，象是远处听到的海浪声。由于里面的交易活动经常激起如此强烈的情绪，贪婪、担心几乎达到宗教狂热的程度，你就可以想见为什么要采取这些防护措施了。然而设置玻璃屏障却是六十年代的事情。当时，一群自称伊皮派（此词来源于青年国际党——译者注）成员的青年激进分子搞了一次可笑的非暴力示威，他们从阳台上向下投掷了一枚用美元钞票制成的纸弹。

虽然他们这种反对美国“制度”的抗议方式是可笑的，而且在街头不断发生暴乱的紧张时期还给人以喜剧性的宽慰，但人们还是加以认真对待的。持重的批评家说这是一种巧妙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方式，谁又能与之争辩呢？因为几乎涉及到股票市场的每一件事都使一般人迷惑不解。这可以从偷听到的游客谈话中很容易得到证实。

男人说：嗯，我以为有关牲畜交易是令人困惑的，但这里的情况却使谁都扑朔迷离。

英国女人：要是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好了。

法国男人：对不起，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还是第一个说话的那个农民，对下面混乱情况的描绘最接近事实：“我想那只不过是一群牲畜交易的商人，有些人要卖，有些人要买，因而挥舞着手臂，跑来跑去，想凑在一起，讨价还价。”

这里自然是有人导游的。他们每天要陪着游客参观十五至二十来次。这一欢迎观光的计划显然是那些负责公共关系的专家们搞出来的。这是因为一九二九年大崩溃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一方面，人们把憎恨的矛头指向华尔街，另一方面，华尔街的辩护士们也对任何的消极批评极其敏感。所以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说明股票市场所起的重要作用。

展览材料一再强调，股票市场的基本作用在于把游散资金集中起来，作为扩建工厂的投资。这样，不仅美国人民可以从增加就业和提高生产中受益，而且那些冒投资风险的人也可以从所投资的公司赚得的利润中得到额外好处。总之，股票交易所在为美国提供世界最高生活水平方面，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无论你对股票交易的复杂特征是否了解，这显然就是建立旅游者中心所要传达的信息。然而，如同大多数简单的说明一样，这一信息也并不是全面的。现在任何了解内情的观察家也不会象四十多年前那个名叫理查德·惠特尼的傲慢绅士那样，宣称纽约股票交易所是个“十全十美的机构”。

因此，以下篇幅将谈到这个金融中心编年史中不那么光彩的一些事件，包括上述那位惠特尼的垮台。由于无赖们比受尊敬的人物更容易激发人们的感情，于是华尔街看来就好象主要是形形色色的骗子进行大规模诈骗活动的场所。从相

当长一个时期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尽管有这些缺点，华尔街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却对美国经济迅速增长有过重大贡献，这也是事实。

然而，本书并不打算成为一本论述经济学这样一个重大课题的教科书，也无意对发财致富之道提供什么有益的暗示，当然这并不排除从某些寓言式人物曾在这里盈亏上百万美元的经历中得出一些经验教训的可能性。本书的目的在于探索华尔街传奇的内幕情况。就象杰出人物的传记一样，这里记叙的将只是关于一块引人注目的不动产的历史。

沿着序幕部分继续进行参观，你会看到那被广泛认为是超越世界其他一切事物的另一种权力的象征。人们不禁会问：难道是由于某种宏伟的规划，才使这座代表宗教的圣三一教堂建立在专门从事金钱活动的大理石庙堂之旁吗？

相传有这么一种嘲讽华尔街的说法，其大意是，要是看见某证券经纪人或大投资商，在不是星期天的营业日进了教堂，那就意味着他亏损了一大笔钱。但近年来，同大批受青年教士宣传影响的小人物一起进入教堂的经纪人也不在少数，然而却没有引起什么谣言。

过去几十年间，圣三一教堂的确是相当保守的，一直保持着这一祈祷圣地的纯净气氛。它的壁上还镶嵌有阿斯特第三等人的纪念碑。每逢阳光和煦之日，除了少数不虔诚的人在墓丛中大嚼其夹心面包外，到这里来的主要是对参观这座建筑物或殖民时代墓碑感兴趣的游人。

到了六十年代，许多常规都被打破了。六十年代末期，古老庄严的圣三一教堂迎来了一些主张实行几乎是革命性改

革的新托管人。于是，摇摆音乐会、麻醉品咨询等应运而生。然而，最使华尔街地区老一代企业家震惊的，还是圣三一教堂开始试行对这个闹市区工作的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提供各种援助计划。

除了预告活动的通告牌以外，从教堂外表看不出它的态度有什么新的变化，但它过去那副严肃的面孔却变得较为“友好”了。这也许是由于中午时刻游人悠闲出入教堂，显出很舒适的样子，才使你有此看法罢了。

然而，在这风和日丽的冬日，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还记得一九七〇年多事的春季中那幅迥然不同的情景。当时圣三一教堂的牧师守卫在教堂前门，公然向一群暴民挑战，表现出了圣经所赞扬的那种勇敢精神。在五月的那一天，华尔街爆发了一场真正的流血暴乱事件，这是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持有对立政治观点的美国人中所激起的感情的爆发。

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开枪打死在肯特州立大学校园参加反战抗议的四个学生的消息传开后，全国群情激愤，成百所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在纽约市，几千人在华尔街这一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举行了集会。

大会沐浴着明媚春光，在布劳德大街和华尔街广阔的汇合处平静而又热烈地进行，守在一旁的一小队警察，也显得轻松自如，估计这些青年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可偏偏出了乱子。不过肇事者不是这些青年人，而是那些身穿工装、头戴硬盔帽、正在相隔几条马路的“世界贸易中心”施工的建筑工人。

接近中午时分，那些建筑工人突然象士兵一样从四面八方向十字路口涌来，其中许多人手拿美国国旗，显然自以为

是美国官方政策的坚强卫士。还有不少人手执重型扳钳和其它金属工具，猛击受惊的学生，使得人数占优势的警察束手无策，想要制止也制止不住。

相隔两条街，圣三一教堂内正在为肯特州立大学受难学生举行庄严的追悼仪式。那位年轻的牧师，已经以许多迹象表明了他的观点，即教会支持和平运动是义不容辞的，他现在已勇敢地这样做了。在示意助手们继续进行追悼仪式后，他自己却守在教堂前门，指挥把五十多名受伤的学生送进教堂的急救站。暴徒连续两次试图从他身旁冲进去，但都因为他暂时关闭铁栅门而未能得逞。他一直坚持到警察援军赶到，秩序最终恢复为止。

站在圣三一教堂的门口，沿着华尔街伸向河边的大路往东望去，他肯定看到了作为另一种权力象征的建筑物，那就是乔治·华盛顿的巨型铸像。

美国之父从作为华尔街纪念标志的联邦大厅宽广台阶上面的基座上目睹着近日来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由于这座建筑物属于全国公园管理处从而为人人所有，所以它前面的台阶就成了人们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公开讲坛。鉴于股票交易所几乎就在大街对面，你也许会认为最爱谈论的题目是资本主义的弊端以及其它有关的经济问题。然而，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形形色色的宗教颓废派人物轮流大声宣讲的只不过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教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每逢在这里正式开展推销政府公债的运动，各种爱国团体往往在这些台阶上举行仪式。这是因为，尽管这座建筑物的历史只能追溯到一八四二年，但它的前身却使华尔街在美国政治史上占有永久的地位。

原先的联邦大厅就相当于这个新建立的国家的第一座国会大厦。一七八九年四月三十日，附近教堂的钟声刚刚响过正午十二点，乔治·华盛顿将军在它那俯视华尔街的阳台上，宣誓就任第一届美国总统。